

第十三回 參軍作檄傷賊膽 節度愛才許聯姻

話說賈節度穿著戎服，率領眾軍升帳。坐下說道：「下官親提鐵騎來至陽，幸喜縣令秦若水，同里厚交，設席相留，論心一夜，直至天明。因幕中少個記室，托他訪聘，他說衙中恰好有個門生，是茂陵秀士，才略兼人，遊學到此，正可借重。

會差人去請到軍前，待他來看，果是如何，以便留用。」見羅帳下，有人執著手本，叩頭起來，說道：「小官是本縣差來的。

稟老爺：秦縣官秦老爺鈞旨，往城外給散各營糧草去了。昨夜與老爺說的衙中茂陵秀士，吩咐小人送來相見，現在轅門外，不敢擅入。」賈節度道：「昨夜擾你老爺了，今日不勞來見。

我即刻起馬，到十里長亭相會便了。衙中秀才，便請進來。」

差人應去。

卻說霍生來時，一路上打算道：「小生間關辛苦，幸到陽；又蒙秦老師薦入節度賈公幕中，著人來請相見，我想那椿事，不知怎樣結局。前日聽得那些人，還要行文到原籍拿我。

故此昨日與秦老師說，對賈公言及，千萬不可道我姓名。今日相會，倘或問我籍貫、姓氏，也要打點應他才是。只得更改便無忌諱了。也罷，就改做卞無忌罷。」聽得傳進，只得入帳拜揖。賈公道：「先生大才，幸蒙光降，敢問高姓大名？」霍生道：「小生姓卞，名無忌。碌碌無能，謬蒙舉薦，不勝慚愧。」

賈公道：「不必過謙。先生，如今安賊雖遁長安，又窺隴右，下官手提鐵騎，不過五千，以寡勝多，計將安出？」霍生道：「小生愚見，賊奴勢雖獷鷙，類實獸禽。明公但須把住隴州，堅壁持重，看那祿山兇殘老悖，又失眾心，即其孽子義兒，亦懷怨望。莫若寫下密檄，納入蠟丸，即差腹心，傳示令緒，許以圖父有贖，論賞酬功。此輩狼子野心，定然梟鳥相食。有此一紙，遠勝萬師，收復河湟，迎回大駕，此不世之功也。惟明公三思。」賈公聞聽，揖謝道：「承示良謀，令人佩服，這道檄文，便要煩勞大筆。」霍生道：「待小生代勞了。」執筆揮毫，一霎時，寫得停當。賈公接過，讀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檄文甚妙，差腹心之人，密密遞與這賊子便了。」仗先生妙策，若得功成，老夫自當疏聞，奏請大用。如今留在前營，便於朝夕請教。」叫旗牌官，「快撥供應人役等項，在前營伺候卞參軍，不可疏忽！」眾應道：「得令。」霍生又與賈公談論一會，辭歸前營不表。

卻說鄴夫人時常思念女兒，因對行雲道：「我從經亂後，老病漸添，賴你相聚一堂，朝夕侍奉。但飛雲女兒自分散後，四處尋訪，再無蹤跡，如何不教人淚垂？你看秋氣漸深，窗風颯颯，好不淒涼。他此時不知流落何方？教我如何放心得下！」

行雲道：「母親，前日賊兵擾攘，也沒多時，就安靜了。聽得說，領兵節度禁諭甚嚴，散失子女親身察問，姐姐此身定有下落，母親且請寬心。」夫人道：「每年此月，正是授衣時候，怎奈物在人亡，那堪這月上梧桐，砧聲敲起，那一處不令人傷悲。我進去安歇，孩兒少遲也來罷。」行雲道：「曉得。」打發夫人進去，遂說道：「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殺人。」

我母親只知道他的心事，怎麼知道奴家也不是個沒心事的。但前日途中，慌慌亂亂的，這軸觀音像，收在包袱裡，不知怎樣？」不免取出懸掛懸掛。把畫展開，說：「且喜不曾損傷。待我焚香拜謝。還有霍郎的文字，也在包裹裡，還要與他再檢點明白才是。呀！且喜文稿與場中文字，俱不曾遺失。天色晚了，不免收拾進房去罷。」正是：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是長。

且說安祿山帳下幾個巡軍，說道：「伙計，這樣霜風颯颯，大王此時，羊羔美酒，搜著如花似玉的，好不快活，苦了我們，挨著這些淒淒冷冷。如今將近三更，察點的都過去了，沽下一壺，消繳了罷。」這巡軍們歡暢飲酒不題。卻說李豬兒因賈元帥蠟丸檄到，奉小將軍命令，差往營中刺那老賊，同著差官，同往營門去。聽得樵樓鼓打三更，見那些巡軍醉臥在地，喜對差官道：「此時賊命該休了！待我進去，你可在這裡悄悄等候。」

若刺了老賊時，我便從此處拋下首級來，你可接去報功。」差官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李豬兒去不多時，忽悄悄叫道：「差官！

差官！老賊首級在此。」然後跳將下來，說：「頭已在此。」

差官道：「怎麼辨得是老賊首級？卻沒憑據。」李豬兒道：「老賊平日把御賜貴妃娘娘的洗兒錢，嘗緊懷在胸前，被我取來，拴在發上，此就是憑據了。你可趕此月色朦朧，星馳到隴州報賈元帥去，我就在營中放起火來，把他們眾兵驚散便了。」差官道：「極是。」遂把首級，納入囊中，加鞭而去。李豬兒放起火來，吶喊道：「中營火起了，你們如何不救火？還在此睡覺！」巡軍驚起，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如何中營起這樣大火？列位，大家齊起來去救救火。」遂慌慌張張去了，不表。

再說那霍生，在賈公前獻策，尚不知下落，未免納悶。說道：「小生變姓更名，幸無知覺，但長安亂後，不知華行雲平安如何？絕無消息。那鄴家小姐箋兒雖收在此，人兒知在何處？」

你看黃花寂寂，落葉蕭蕭，好生悶人。」正自躊躇，忽見賈公走來，說道：「卞先生，今早有飛報到來，果然蠟書到彼，他孽子安慶緒，暗地裡遣心腹人李豬兒，刺殺祿山，差官已獻過首級了。幸喜大惡已除，餘氛可掃，皆先生之功也。今日權在軍中拜先生為參軍之職，已飛章表奏，不久又當擢用。左右，取冠帶過來。」霍生冠帶起來，拜謝賈節度，說道：「此是朝廷洪福，明公威名，小生何功，敢蒙優錄。」賈節度道：「說那裡話。」遂腹內思量道：「我看卞生，文武兼通，才貌並絕，不免就把鄴家女兒招贅他；就日後鄴年兄見有如此佳婿，斷不怪我擅專。」因向霍生道：「還有一言相告：老夫有一小女，隨在軍中，年已及笄，尚未擇婿，敢操箕帚，勿阻是幸，明日吉辰，就行合巹。」霍生道：「極蒙高情，但曾與曲江女子，舊有姻盟，怎敢頓改初心，辜彼夙約？」賈節度道：「足下向來未曾說有家室，這分明推托，令老夫無面孔了。」霍生道：「實有訂盟，怎敢推托？」賈節度道：「我想長安亂後，此女存亡未知如何？日後就訪得迎來，老夫今日說過，小女情願與他不論大小，一樣相稱便了。」霍生道：「待小生再斟酌斟酌。」賈節度道：「不必斟酌。」叫左右：「吩咐軍中，明日辦鼓樂酒筵，叫債相伺候。」說完告別，轉後去了。霍生道：「不應承，辜負賈公之恩；待應承了，又違前盟。賈公才許一樣相稱，說得中聽。就照此行，料也無礙，任憑他罷了。」

不知怎樣成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